

■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垒土丛书 —— 《信使》

刘 庆—— 著

信使



LEITUCONGSHU
吉林人民出版社



信使

信使

刘 庆/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信 使

著 者:刘 庆

责任编辑:杜 红

责任编辑:马爱茹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中国·长春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130021)

电 话:0431 - 5649710

印 刷:长春盛达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1/32

印 张:8.5

字 数:222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 - 206 - 03569 - 8

版 次: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1000 册

定 价:220.00/套(20.00 元/本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九層之臺 起于壘土】—— 老子



吉林人民出版社

《堇土丛书》编委会

主 任 —— 张笑天
副主任 —— 杨廷玉 张未民
委 员 —— 王 肯 鄂 华
乔 迈 宗仁发
韩耀旗 张顺富

《堇土丛书》总目

昌盛街(小说)	王齐君著
家族之痼(小说)	王怀宇著
丢失的生活(小说)	朱日亮著
信使(小说)	刘 庆著
失语(小说)	任 白著
表演的季节(小说)	何 方著
上邪(小说)	肖 达著
月光啊月光(小说)	金仁顺著
夏日迎风(小说)	宣 儿著
老人和鱼(小说)	郝 炜著
往日重现(小说)	夏鲁平著
青羊消息(散文)	胡冬林著
一个人的路程(散文)	赵培光著
最后的公牛(诗歌)	张洪波著
右手(诗歌)	薛卫民著

九层之台 起于垒土（总序）

曾有人说过，吉林的黑土地不长小说。我想这话有调侃、戏谑的成份，也有对吉林文学现状不满的恨铁不成钢之意。

这套房子的问世足以证明，黑土地不光是长玉米，肯定也长小说、长散文、长诗歌、长报告文学、长杂文、长儿童文学。

这套文丛所以命名为《垒土丛书》，当然是取诸老子的“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它阐释客观世界由小到大、积微成巨的道理。文学又何尝不如此，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每个人的文学生涯，都必然是从垒土起，最后筑成九层之台。说每人都来垒土，筑就吉林文学的九层之台也未尝不可。

中国新时期文学，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特别是在八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受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获得了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的变异和发展。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标志，就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元，从狭隘走向广阔，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多种多样的选择。从题材内容到表现手段，从文艺观念到研究方法，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跃上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九层之台”，呈现出发展繁荣的局面。作为我省从新时期以来开始发轫的一批中青年作家，他们的作品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九层之台”的砖瓦。同时，他们也从“垒土”开始，正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向自己的辉煌的“九层之台”。基于这些考虑，我们把这套吉林省中青年作家个人文学作品选集丛书定名为“垒土丛书”。

第一批书目选定的15名作者，都是创作取得相当成果、当前在文坛上比较活跃、在省内外有一定影响的我省中青年作家。收入这套“垒土丛书”的作品，有的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有的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有的在读者中产生过很强的反响。总之，这些作品无论是在主题的开掘和把握生活的方式上，还是在叙述策略和语言运用上，都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审美风格，出现了艺术的多种可能性和实践性。就风格而言，我们是兼收并蓄，这些作品既有现实主义的，也有现代主义的，还有浪漫主义的等等。同时，现实主义的作品，也可能运用了现代主义的一些表现技巧；现代主义的作品，往往也有现实主义的因素。因此，有些作品，很难用什么主义、什么派来明确地给予了界定。

出版这套丛书，是我省近年来文学创作实力的检阅，也是向初学写作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了参阅文本。对于每一位青年作家来说，他们的作品无异是一笔财富。人的一生是由无数曲折的、坎坷的生活链条连接起来的生命轨迹，这条链条上纽结着所有的欢乐、痛苦、彷徨、迷惘、挫折和成功，它们构成了超越文学和时空的乐章，每个作家都不可能不可能是基督、救世主，但我想他们可以做到“文如其人”或“人如其文”，不矫饰、不粉饰、不文饰，让自己坦坦荡荡立于世、立于人前，哪怕自己有缺陷、有缺憾。那么他的人格、他的文章才是不欺人也不自欺的，魅力由此而生。温不增华，寒不改叶，物我两忘，宠辱不惊，这是一种意境。人可能穷毕生的追求而达不到，正像不是所有人都能登临九层之台一样，但至少应是心向往之。愿与君共勉。

2004年7月28日

刘庆，1968年4月出生于吉林省辉南县，吉林财贸学院毕业，并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小说处女作发表于《作家》杂志。现已出版长篇小说《风过白榆》、《冰血》、《长势喜人》；发表《信使》、《宋王》等中短篇小说百万字。曾获长白山文艺奖、东北文学奖、吉林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作家协会理事，现工作于《新文化报》社。



目 录

信使	001
跨过额尔古纳河	036
保镖的	048
养蜂人	059
露水闪	068
老赶山	085
雪坟	095
白狼	104
牯牛水	111
赌汉河东	128
火车将要穿过的地方	135
金脸	150
磨道	159
白旗	168

蛭蛭	179
雪泽	194
灵蛙	204
人间岁月	210
杀猫	245
蛛网	250

温情的呼唤

——刘庆访谈录	张 钧	256
---------------	-----	-----

信 使

傍晚，他们到达了基齐湖。那场大风可没有歇脚，挟裹着零落得可怜的黑桦树的树叶，捎带着白蒿枯折碎裂的尖啸，从前面的高岗上一掠而过。冻鲑一样浊黄的太阳就被风头吞噬了，紫血和嚼碎的肉沫从风口的牙缝迸溅出来，喷在西边的天幕上，只一小会儿，那冻云变得脏黑。

黑夜紧跟着来临了，风毫无收获，掀动着被湖水浸湿的皮袄一般的夜色，绝望地啃咬、撕扯、呜咽着。密实的夜晚包裹着生灵恐惧地颤栗，并没有因此得到片刻歇息，反而因不知危险将从哪个方向降临更加憋闷了，喘息、颤抖几乎盖过了风声。所有的声音中，像老天爷连串的闷屁般呜噜含糊的声音是基齐湖发出的，黑夜中，更让人惊心动魄，仿佛凉得龇牙咧嘴的湖水兜头兜脚地浇在了光身子上，透体冰凉，一摸就被冻住，一拽，连皮带肉地撕下，滴出粘稠的乌血。

这三个人是赶往大清边境要塞白柳的信使，穿着肮脏的皮号坎，蹬着沉重的牛皮乌拉，他们已在路上走了十天。

他们离开伴城的兵营时，伴城刚刚飞走最后一行大雁，整个伴城回响着衣里被套在砧板上被棒槌槌打的声音，黄昏弥漫着浆洗米汤的甜丝丝的味道。伴城的女人们刚刚开始赶制过冬的棉衣，汉子们在秋天收获的欣喜过后，又纷纷在喜欢的女人身上打磨功夫，伤了力。伴城的土道上洋溢着绵软的笑，冬天还远着呢，贮存过冬的木柴之前，他们想揪住秋天的尾巴耍上一阵子。

过早地穿上皮袄和牛皮乌拉站官石邑带着驿兵马夫和贝伦走出城门，他们遭到了人们善意的嘲笑。他们说，到了基齐湖你们得脱了裤子晾一晾，那玩艺儿捂热生了蛆，就不遭娘们待见啦！只有几个经了世事的老人心有余悸地说，你们穿得少哎，风一吹，这皮袄就成了窗户纸，屁事不顶了。他们三个人回答取笑的汉子说，放心吧，从白柳回来，我们还赶得上吃你老婆的糯米豆包呢！让她捂热了被窝等着，让她看看谁的家什好使。他们回答冻怕了的老人说，放心好啦，你当我们是额尔古纳河的寒号鸟吗？那时他们胯下的马油光溜滑，膘肥体壮，站官石邑的贴身褂子里放着伴城将军写给守卫白柳的清军佐领崔挺的一封信函，站官石邑正为得到将军的垂青，在几个同僚中夺得了这个露脸的差事而洋洋自得。现在石邑想，他是把这次官差想得太温暖了，太简单了。

两天前，他们在一个鞑靼人的村子里听到了俄国人将要进攻白柳的消息，那一刻起，恐惧就扼住了这三个信使的脖子。一路上，石邑的手不时地摸摸腰里封着火漆的信，他生怕把将军的信件遗失了。将军把信亲自交到他的手上，郑重的神情使他相信这是一纸写给白柳的极为重要的命令。

为了赶到白柳，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紧赶慢赶，一场白毛风到底赶在了他们前面。此刻，大风仍在刮着，他们身上的衣服真成了窗户纸了，他们躲在一个土坎下面背风，实指望在天黑之前赶到基齐湖驿站歇马，没想到一场大风又把太阳刮没了。天黑得恁早，结果把他们撂在了该死的露天地里。

“要是有个背风的地方也好啊！”半年前，马夫从他的栗色儿马上摔了下来，摔断了门牙，说话漏风，总是含含糊糊。这会儿牙齿打颤，更加含糊不清了。马夫说：“等我回到伴城，一定到玉楼春睡他十天十夜。”

“你闭嘴吧，马夫，别他妈满嘴倒粪似的，这鬼天气，能活着回去就烧高香了，你他妈还想着窑子娘们的大炕呢，你要闻骚

味就闻我的马屁股吧！”贝伦用一块破布缠着一只马脚，他的马下午踏在一块石头上划破了踝骨，跑不快，他真怕这马倒下，那样他就彻底完了。

“我们走差路了。按路程算我们应该到达驿站了。”站官石邑紧紧地贴着卧倒的马身子，绝望地说。

“完了，我们到不了基齐湖了，我听人家说，一刮白毛风，就要下雪了，冷啊！我都快冻死了。呜呜——”马夫唏溜起来。

“该死的流放犯，我真想杀了他。他把驿站盖在哪了？”石邑咒骂着，他又给两个弟兄鼓劲说：“挺着吧，过了基齐湖，就到白柳了，最坏的打算也就两三天吧！我们送的可是都统的命令啊！”

“去他妈的将军吧！去他妈的命令吧！”贝伦恨得跳了起来。“谁他妈想升官发财谁往前走好了，我可是要回去了，杀头也回去，总比死在这里强，我天亮就往回走。”

贝伦话音未落，麻木的脸被鞭梢抽了一下，皮帽子砰地一声。石邑的马鞭子劈头抽下来，贝伦没有感到疼痛，他像一头笨熊扑向石邑。“我杀了你，杀了你这个狗屁不是的站官。”

贝伦的腿被胆小的马夫抱住了。马夫说：“别打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打，还打。”

这个间隙，石邑又抽了贝伦一鞭子，这次贝伦感到了疼痛，他用力挣脱马夫，再次向石邑扑去。“你还抽我，你还抽我！”贝伦冰冷地流下两行泪，“你杀了我吧！我少遭罪了。”

就在这时，风声传来几声马嘶，马嘶过后是狺狺的狗吠，他们下意识地停了手，瞪大眼睛，石邑说：“你们听，是马嘶声，我们到了驿站的边上了。”

贝伦说：“狗叫了，谢天谢地，我们到达驿站了。”

马夫哭着说：“我们总算到达驿站了。”

奔波了一个白天，又在露天地里冻了两个时辰之后，这三个赶往边境白柳的驿兵终于来到了基齐湖驿站。

伴城通往白柳的路上，有着大大小小十几个驿站，这些驿站还充当着方圆百里的通古斯人部落向朝廷纳贡的转运站。春天，雪水溶化，雪下面结了一冬的坚冰壳酥了，形成一道道很厚的冰棱，和蒙古人极其相像的宽脸庞、小鼻子、高颧骨的鄂温克猎人，就吆喝着他们三匹矮马拉着的雪橇犁开翻飞的雪泥，结队驶下来，雪橇上堆着不太丰厚的贡物，十几张狍皮，二十几张鞣制过的鹿皮，一捆不知用处的雉鸡翎，七八对棕熊掌。有一次，两个山羊胡子的猎手竟还载来了不知从哪弄来的俄国人的大肚子圆形炮弹。来驿站交纳贡物的还有达斡尔族的猎手，到驿站交纳了贡物，额尔古纳河恰好开始解冻，他们就要赶往那里准备动手捕猎大鳊鱼或者鲟鱼了。三年前，这一地区遭到了从额尔古纳河泅渡过来的哥萨克人的武装劫掠，这些驿站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破坏，一些驿站的满族官员被杀掉了。春天，两百名清军在崔挺佐领的带领下，前去白柳驻扎，以抵御哥萨克人的袭扰。崔挺佐领一路上重新设立了驿站。不知是他的疏忽，还是别出心裁，在跨过额尔古纳河的最后一个驿站——基齐湖，他竟然委派了一个流放犯在那管理驿站的事务。有关那个流放犯黄胡的传说，曾经有一段日子成了这条驿站上往来行人的当然的话题。传说中，黄胡是山东青州的一个在旗商人，做着丝绸和白瓷的生意，他的妻子却是一个小巧纤弱的汉人，黄胡用十两银子从一个古董商少爷手里买了她。没想到，一次外出购货回来，竟然发现古董商少爷从他的丝绸店里走了出来，他一怒之下，将古董商少爷打了一顿，没想到那是一个不禁打的花柳坯子，不出半月，竟然死掉了。古董商告到衙门，亏得他是个旗人，倾了家产，流放到伴城一百里外的山里。这倒也不奇，稀奇的是败了他家的那个女人，竟然不辞几千里的辛苦赶到了黄胡的流放地，坚决要求和他生活在一起。在驿站看见过那个女人的驿夫们说，那可是一个标准的美人啊，长着一口好牙齿，啧啧，守着她，流放的黄胡过得比咱们滋润着呢！那个黄胡，啧啧，那个黄胡！

冷气和寒风一直从牙齿之间灌进腑脏里去，呛得他们呃呃地呕，空气也好像稀薄了，呼吸很难，他们睁不开眼，在马上一挺身子就被吹得摇摇晃晃。这三个人搂紧了马脖子，伏着马鞍，迎着风，驿马四蹄发软，吭哧吭哧地歪着头。走一会儿，他们又不得不跳下来，拽着马认一下路，挨着马身子往前走，走几步，又爬上马背，两里路的光景，他们用了半个时辰，总算见到了驿站的灯光。等到一个男人出现在驿站的栅栏门，石邑和马夫一齐跌坐在冻地上，他们说不出话了，贝伦的马两条前腿扑哧跌倒。不用说，这个站在栅栏口的高个男子就是传说的黄胡。他戴着一顶玛涅格尔人的狐皮帽，肥大的青布褂子，鹿皮绑腿下面是一双皮乌拉。黄胡左手提着一盏马灯，右手端着一把刀，待他看清皮号坎上的大个的勇字，立刻把刀交在左手，他没有搀扶站官石邑，虽然能看出他大小是个头目，他从贝伦的手里接过马缰绳，肩膀一扛，贝伦的战马打了几个响鼻，放了两个臭屁，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他回头看了看石邑，把栅栏门大开开，拉着马先走了进去。

站官石邑和他的两个弟兄被引进一个大房间，屋子里很暖和。靠着窗户是一盘火炕，一堵火墙把里屋和外地隔开。这是一座木头房子，房子里外涂着厚厚的黄泥。房子里显得很空荡，靠着山墙的一面树架上堆着一些木柴和桦树皮，屋子中间还有一个地炉。这三个在大风中昏头胀脑的驿兵缓醒了一会，残忍的头痛就把他们困住了，寒冷过后脑浆开始解冻，让人感到冷热一塌糊涂的极度疲惫。马夫进了屋一头栽在炕上，贝伦倒是还有力量骂几句，他先骂了倒霉的天气，然后大呼小叫地提醒驿站的主人看护他的马。贝伦说：“看好我的马，老子还要赶路呢！我可不稀罕驿站里骗都不用骗的骡子。”

黄胡冷冷地看着他，他是一个看上去很阴沉的男人。“你还站在那干什么？你没听清大爷的话吗？你这该死的流放犯。”贝

伦把石邑的火气一古脑地撒在黄胡的身上，他又大声骂道。

黄胡没有转身，倚墙坐着的石邑和解鞋带的贝伦清楚地听到了他的回答：“不想死，就闭上你的臭嘴，当心我打碎你的下巴骨。”

贝伦一下愣住，他张张嘴，低声嘟囔了一句什么，他到底没有再骂。站官石邑看着狼狈的贝伦轻蔑地笑了笑。石邑说：“兄弟，不要跟赶路的苦命人一般见识，能先搞点烟叶来吗？最好还能有点吃的。”

黄胡狠狠地看了一眼贝伦，笨重地走出去。一会，他拿着一筐笋烟叶，一壶酒和一块煮得很烂的马鹿肉走进屋子，鹿肉是一个时辰以前出锅的，现在已经冷了。石邑急急地往烟袋里揉了一撮烟末儿，屋子里立刻弥漫开点燃了干草或者苔藓一样的很辣的气味，屋子里的冷气在这烟叶的气味中变暖了。三个赶路人毫不谦让地喝起了酒，吃起了冷鹿肉，连饿带冻，他们实在挺不住了。他们躺下时，听见马厩里黄胡吆喝马匹的声音，他在往马槽里倒燕麦和细碎的干草。在窗外呼呼的风声陪伴下，三个驿兵沉沉地睡去了。他们谁也没有去想驿站里还有一个女人，就躺在他们隔壁的屋子里，更不会料到命定的灾难正一步一步地向这个大风中的驿站逼来，而且越走越近。

第二天，大风仍然没有停歇，气候变得更加恶劣，基齐湖隆隆的沉闷的水声，像排炮齐射一般，这响声和狂风的怒吼声交织在一起，马厩里的马和驿站的几条猎犬不安地跳动和低吠。

三个赶路人一早晨醒来，站在驿站的松木障子边，天空刮得昏黄，看见驿站弯着基齐湖的灰色冻水艰难地伸向灰暗的北方，五十里外一带昏黄的山峦像一头斗败了的狼或者沙狐，缩头缩脑地趴在那里。他们一齐蹙紧了眉头，马夫恐惧地大张开嘴，他的沙眼因为大风的吹打，眼边乱糟糟地烂红着，不时地淌出浊泪。贝伦一次一次走去马厩看他的走马。他每次去，马夫都提醒站官

石邑：“你看，他又去马棚了，这个王八蛋，他没准真会往回走呢！”石邑痛苦地看看马夫，看看天气，大口大口地吸辣嗓子的烟叶，烟叶浸过酒，他不时地咳一声，这时他顾不上理会贝伦，不怕杀头他只管跑好了，再说这样的天气他怎么能上得路呢？石邑忧虑的是他们无法如期到达白柳了，延误时日，真的耽搁军机，第一个掉脑袋的不是混蛋贝伦也不是委琐的马夫，而是他站官石邑。即使不掉脑袋，他也完蛋了，他好像看见自己帽子上军官的标志被摘掉了，他所有的希望都将破灭。

早饭时，他们见到了驿站的女主人。她穿着镶了蓝边的黑棉袄，脚上蹬着一双圆口布棉鞋；红彤彤的脸色，害了羞似的。她给他们端来煮好的茶，早饭仍是几块鹿肉，这时节伴城运往各驿站的粮食也许刚刚上路。女主人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漂亮，个矮，而且瘦弱，让人怀疑两个男人因她拼命的故事的可信成分。但女人的出现毕竟让男人畅快，烦躁的情绪也被冲淡了。三个人围坐在一张杨木桌子边，他们都极力地想让女人注意到自己。石邑说：“天气真糟啊，看来我们要在这住上两天了。打扰了，好客的主人。”他想说得好看一些，以显出自己不同于两个驿兵的身份。女主人抬起头，没有说话，温顺地看他一眼，那意思是说，那有什么呢，这里不是驿站吗？

贝伦粗声粗气地哂笑低头啃肉的马夫，“你干吗啃得这么响，跟马嚼草似的。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匹公马吗？”贝伦看看女主人，她浅浅地笑了一下，但笑纹随即被绷紧的肉抻平了。贝伦兴奋地露着牙花子喝茶，喝得呼噜呼噜响。

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马夫，这个掉了门牙的胆小鬼讨女人的欢心可有他的一套本领。马夫咂着嘴说：“这茶煮得好呀！这肉做得香呀！”女人的出现使他们的忧虑减轻了。

“你怎么不说话啊？你们真的是流放犯吗？”贝伦不识相地问道。

这时院子里传来黄胡讨厌的声音：“我说，你是一捆卖不了